BJ
1568
C5C45
v.4

LIBRARY
AUG 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日知薈説卷四

周之興肇於文武而文武莫不好仁宜其天下無敵而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也穆王耄荒而作刑以詰四方不仁之始也厲王虐而監謗不仁之極也馴致於平王之遷而周遂以不振始也以一國之寡好仁而興終也以天下之衆不仁而失豈非明效大驗哉是故人君清明在躬愷

惻存心省刑薄稅節用愛民非徒開一時之治平亦燕貽子孫無疆之業也

周宣王中興之業論者比之夏少康非過譽也然其後似不克終考之諸書如廢魯適不耤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晏起廢朝而有姜后之諫勤民於遠而有祈父之詩王子晉以厲宣幽平並舉有由来云

自古撥亂反正之君必有攀龍附鳳之臣翼贊
宣猷共襄大業雖運會使然要亦視乎為君者
量之所受秦之亡也高祖興焉漢之亂也光武
復焉是二君者其得人獨多而其享國亦最久
非若後世偏安小成者比也高祖之豁達大度
尚矣光武縝密視高帝差小然馬援稱其恢廓
大度同符高祖其為大司馬而巡河北也南陽

鄧禹仗策從之光武用其言且親信之於是馮異寇恂耿弇吳漢之儔拔茅彙征咸樂為用二三子者進而天下之大勢歸是光武之量固足以受之矣

高祖修外而不修内者也光武内外兼修者也高光之得賢才服勍敵與平定海内莫不皆同然既得天下之後高祖則誅功臣耽酒色光武

則保全勳舊興起學校却四夷貢獻以外論之固皆盡美以內論之光武盡善而高祖猶遜焉是以君子重內而畧外謂夫外暫而內恒也漢高明高得天下之正比之唐宋尤為無疵余嘗論之漢高之天資過於明高而明高之學問優於漢高漢高處置後事若燭照龜卜而明高不能免靖難之亂是其明識之遜也然立法度

理財賦興學校制禮樂經綸之美固非漢高所能及漢高有韓彭之戮明高有胡藍之獄或則戕害功臣或則株連太廣有損仁厚之風不能為二帝諱然當群雄爭逐之時割據自王各保疆土而能存此不嗜殺之心東蕩西平奄有四海孟子曰保民而王詎不信夫

漢明帝畫功臣於雲臺馬援以椒房之戚不得

與夫援之功遠過於李忠景丹輩而與馮異寇恂相伯仲者也昔祁奚之見稱於叔向也曰祁大夫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使援而無功則帝之不畫乃公也援而有功則帝之不畫不可為公若謂因外戚而不與是猶有外戚之意存也何如有功而即畫之為正大乎且使後之外戚亦知外戚中有公爾忘私為國宣力如援其

人者安知不預化實憲鄧騭之儔而皆為良善也耶老氏云上德不德若明帝者其示公而反失大公之道者歟

考西漢享國二百餘年東漢亦享國二百蜀漢則自昭烈至於後主僅二世而失之昭烈之賢不及高光而武侯一人亦不足以比蕭曹張韓鄧馬吳岑之衆況重以後主昏弱而當天已厭

漢之時欲其克紹先業奄有九有不亦難哉是以聖王小心畏慎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少懈者誠知訏謨善政克享天心即所以為子孫萬年之計也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立四學於京師以儒文史為三途而雜以老莊之學其於先王庠序學校之教失之遠矣善乎司馬温公之言曰天下無

二道安有四學可謂切中文帝之病

漢光武與唐太宗皆不世出之君其勤政納諫禮賢興學亦畧相等然建武之治不及貞觀者太宗有房杜王魏為之用光武有鄧禹吳漢輩而不盡其用以此見天下之治全在用人而用人之能盡與不能盡則又治之至與不至所以分也或謂光武之不任鄧禹吳漢未始非保全

功臣之善道然不擇其臣之賢否而概不任事
則亦光武之失歟
唐太宗貞觀之治人率多魏徵之直諫不知徵
之所以能直諫皆因太宗之虛懷道之使諫從
善如流故也然當時進諫者多矣太宗獨歸美
於魏徵者亦以徵至公為心而不事形迹面從
是戒而必盡讜言任强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

譏陳激切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議四者有一於此則不能直陳魏徵能去之太宗能察之是以君臣一德為近古所罕覯歟

唐太宗之初即位也於放宮女定勳臣之後即置弘文館選賢才之士以講求天下之政虛懷納諫以收衆益論止盜則先廉吏欲去佞則務至誠其反覆指陳皆切中時事此誠有見於偃

武修文之道即初服之規模而經國久遠燕貽子孫之法舉槪見於此矣葢開創之時武勝而文衰是宜崇文承平之際文興而武弛是宜修武太宗居開創之初天下甫定故崇文以濟武而置館以選舉天下之賢講論天下之政非徒以文詞已也且太宗率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其不忘武備之意昭昭甚明讀史者愼毋以治天

下之道惟在文而不在武斯論得其平而亦萬世保邦之畧也

唐太宗論張元濟尋究盜狀以魏徵之對但歸過煬帝故有非特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之語斯語也豈太宗護惜煬帝而為之辭哉蓋為政之道實在上下一心君必導臣以直臣必事君以忠君有所不知臣必竭忠以告之然後幽

隱無蔽天下無不平之患也張元濟之尋究盜狀煬帝實不之知告而不赦斯煬帝之罪也有司以煬帝巳令斬決遂不執奏元濟亦不能以所尋實非賊者之六七人上告卒致枉承者三千餘人駢首盡戮是誰之罪歟雖然其所以不上告者亦因煬帝平日之草菅民命有以導之也魏徵既以此戒太宗太宗又以有司及元濟

之不入告戒其臣既知深戒乎此則當時之政上必不忍暴刑以虐其下下必不敢欺蔽以愚其上可知已貞觀之所以稱盛治皆由爾時君臣交相儆勉孜孜不怠之一念致之也夫清明每始於兢惕而寬濫總起於怠荒豈外一心而他求也哉

唐太宗以荀悅漢紀賜李大亮亦出於一時之

偶然而尹氏起莘乃以為太宗之勵其臣以義不以利若然則魏徵之諫伐馮盎賜絹五百上十漸疏又賜以金甕豈太宗之視魏徵轉不如大亮之不可以利誘乎夫讀史者亦識其大端知其體要而巳若必事事臆度而懸揣之以為古人具有深意焉吾未見其有當也

唐元宗躬耕興慶宫側得重農之意抑亦開元

之政也當是時元宗志氣清明留心治理焚珠
玉以戒侈賜吐蕃詩書以柔遠天下太平幾致
刑措是孰使之然哉亦由元宗勵精圖治用致
化理耳元宗能恒保此心勤於為政以養民為
先以奉已為後則貞觀之治可得侔矣乃天寶
以後卒至荒滛過度百家之産費於一日朱門
饜酒肉路旁有餓殍豈向者躬耕重農之心於

是而或亡哉良由理不勝欲公不勝私轉愛民之心為剝民之具是知一念之善惡而政教隨之捷於影響可不戒乎

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天下多事安史久而後平三鎮相繼以煽兵戈歲興供餉載道壯者危於鋒刃弱者苦於輸將天下戶口減耗已及三分之二焉然則富庶之盛果足恃乎

唐憲宗初年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
關説憲宗心憚裴垍使勿言及攻澤潞無功而
還垍又疏請斥之以謝天下憲宗即罷其領兵
聽言圖治若是其銳也及既定淮蔡志盈意滿
信用皇甫鎛等裴度諫之而不聽度之諫其言
切於垍而鎛撓亂國政其罪浮於承璀然而取
舍頓異者血氣用事心無所主安樂則荒耳

唐文宗初志以拯亂為務措置乖宜卒名甘露之變其後苟延旦夕保位為幸而顧以衣衫三澣自詡無怪乎栁公綽之嗤其末節也夫為君有為君之體為臣有為臣之體為臣而失為臣之體害止身家為君而失為君之體禍遂蔓延於天下人君當天下已平多難已定雖受四方之奉初無損於聖明即或偶服澣衣亦無不可

特非沾沾焉以是為美德也文宗時祖宗之天下大半棄之矣即使臥薪嘗膽猶恐不及尚何顏服澣衣而無愧且自詡盛德也哉

三代以下言利之朝莫若漢武帝宋神宗蓋由桑弘羊王安石巧說以為不加賦而國用足不知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譬如澤中之水流者日多聚者日涸耳且實而按之當時政治之

舛固不待言其所聚之財亦安在哉
蕭何與曹參嘗有隙及何沒所薦者惟參參卒
守何法而勿失人不多參之能而多何之公也
雖然使參常人也則必變何所為且有以議其
後漢治幾不紊哉為國之臣不顧己私而惟其
治之當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率用是
道然韓范窮經力學夙負經濟才故其所見者

大蕭曹起刀筆吏所為有古大臣風余以是為尤難也漢賢相首稱蕭曹不其宜哉

漢博士之置雖發自公孫弘而董仲舒實開其端賢良策云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無使並進武帝善其言以仲舒為江都相自後乃置五經博士夫湛深經術孰有

過於仲舒者因仲舒之言而置博士反擯仲舒
於江都無亦信公孫弘之徒而使賢否混淆不
得竟用之過歟

孔明不遇昭烈則抱膝隆中歌梁甫吟以終老
耳昭烈不得孔明則亦拊髀自嘆以是終身焉
已然昭烈與孔明何由作合哉故余嘗推司馬
德操之氷鑑其功與孔明同良為此也抑又思

獻帝時漢室陵夷已不可救使得如德操輩坐鎮朝廷運籌帷幄或尚可挽回萬一余故惜夫漢季之君舍祖宗育養之才以為他人資或隱而弗見至於大事弗可為乃欲與婦人女子謀誅奸雄適以自速其斃不亦大可哀哉

孔明用行舍藏之義幾同於顏子而以管仲樂毅自比者豈其志趣規模僅限於二人所成就

哉意者公見當時漢綱陵夷黎民塗炭初不異於春秋戰國之際即有管樂亦不足以拯其溺然猶賴得君而小有所就也三顧之前蓋無有能知卧龍者矣目睹時之凋敝而不忍江河之日下有不禁慨然於管樂之尚能遇主者不然以公之蹟考公之心設僅以管樂自比則白帝託孤之後大星未隕之前保蜀之功亦足以比

於管樂矣何必深思大慮惓惓於漢賊之不兩立王業之不偏安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哉夫自比管樂而管樂實不逮公此可見公之心之虛而業之廣矣故百世下許公者以為有王佐氣象也

羊陸二人惟相知之深故相憚之極不得已而為相好之事君子觀於抗亡而祜亟亟於滅吳

可以知當日二人交歡之時勢矣
唐史載虞世南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嘉之亦曰朕有一言之得世南未嘗不悦有一言之失世南未嘗不悵恨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由不理是則太宗之取世南世南之見重於太宗豈徒文學哉

世之治也人敦實行而去浮華世之亂也人務虛名而競文藻故文運關乎國運君子於文之厚重澆薄而即以覘時之盛衰隋開皇四年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録亦一時良法但行之不永有名無實六朝之風未革而隋亦遂以亡葢六朝之弊始於魏之三祖崇尚文詞横於晉之何王清談悞世遂使瑰麗競尚古質漸失佻達成

風綺靡無行文日繁而政日亂蓋以此也及唐
有天下而昌黎韓子出起八代之衰為諸儒之
倡始克返華侈而歸質實世道人心有攸賴焉
夫言為心聲心之所存而言形之其所係豈淺
鮮哉
婁師德之薦狄仁傑可謂智深而勇沉者矣武
氏固梟狠多猜使師德暴揚仁傑於衆則武氏

必疑為一黨仁傑不得用非唐室福也故師德不欲使人知己薦仁傑仁傑亦不自知為師德所薦逮武氏告之而後有婁公盛德之歎此並非仁傑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韜晦不露且以復唐自任也迨後姚元之張柬之更進迭用皆因仁傑之舉卒以滅周興唐所謂善處危難有濟困之才者吾於師德見之

李光弼大敗史思明於河陽天下之勢遂定當是時實因白孝德奮勇爭先斬賊將劉龍僊而三軍之氣倍增顧未戰而僕固懷恩先賀戰勝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必克蓋孝德義理之氣裕於平時故志壯心安也嘗考段太尉逸事狀所載孝德用秀實計署秀實為都虞候郭晞士卒縱暴無賴者皆取以懸稾街後遂不復橫是孝

德固以愛民為政非武夫戰卒比故臨敵之際神色自閒乃素所涵養然也蓄義理之勇而挾矛大呼亂流竟進是血氣得義理為楨幹而勇乃大勇矣非特孝德之捷為然也光弼之得制全勝亦以是而已矣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天寶之亂順賊者非明皇素所謂忠臣乎伏節者非明皇素不識面

者乎而顏杲卿兄弟不以位卑職小盡其謀猷
矢其忠悃一死於祿山一死於希烈君子以是
為尤難也

宋李沆為相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
害一切報罷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
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斯言也得失蓋參半焉夫
朝廷防制自有章程受之先王百世不易然豈

無因時制宜當博採兼聽者乎博採之兼聽之以試其可否果無益於時事罷之可也未嘗試之而一切奏罷豈所以廣言路哉若謂中外所陳利害皆無足觀而惟朝廷舊制是遵則政久弊生亦將置若罔聞乎夫小人妄陳利害擾國政而乖是非者固常有之矣然不可因此而遂絕中外之陳奏也懲噎廢食豈理也哉

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牙將振難宣忠克摧逆鋒雖立功各不同而國祚復安二人均有力焉其用兵也軍士咸樂子儀之寬而憚光弼之嚴兩者並稱然吾以為用兵其暫也事君其恒也子儀之事君也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衆不嫉朝聞命夕就道用之則竭力勤王舍之則閉門自守光弼晚年頗有嫉讒自安之舉

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光弼入援畏禍遷延不行夫觀其暫若彼觀其恒若此蓋智力可勉強而德量不可勉強故也

或曰孔子言君子無爭韓魏公與范文正公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不失和氣是也上殿之爭非爭乎不知夫子之所謂爭蓋謂相競以氣而不循乎理耳朝廷之上社稷之大計俟吾一

言以定是非安危而惟觀望順從緘口不出一言豈君上所頼哉其所争者非一身一家之事也國與天下之事也至下殿不失其和則仍歸於無争也若如或人所云則李林甫以立仗馬諷諸言官可謂息爭端而舜禹臯益吁咈一堂之上不可謂中天郅隆之世矣

晉文之覇成於城濮之戰其命帥也趙衰舉郤

轂焉且曰轂敦詩書而說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然文之勝楚終不在此其稱舍於墓分曹衛之田以畀宋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皆譎道也雖幸而勝所失亦已多矣使文公明大義以責楚之不共會諸侯以討楚之有罪其誰不服而必區區用譎豈知德義者哉

韓昭侯任用申不害抑亦殘忍矯僞人也即其藏敝袴曰以待有功夫人而無功則不宜賞人而有功則敝袴不可以賞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報有功也昭侯欲以敝袴待有功其視功臣何輕哉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僞乖張至於此而後世傳爲美談至以不僭賞目之抑亦愚矣

晏平仲周及三族人服其彰君賜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晏子識其為奪齊國夫同一施惠於人而晏子與陳氏賢奸各異非公與私之異趣乎

漢法陵遲狗尾致誚唐綱不振墨勑肆行至於關内侯因爛羊頭大將軍告勑纔易一醉叔世風頹爵位失敘豈惟搢紳之羞亦云國家之憂

也宗太祖定法以文武常叅官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罷之又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者然後得請所以示名器不輕假人也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始復序進之制又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雖君恩之逮亦非所以慎名器

也仁宗用范仲淹富弼策乃復定磨勘任子法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磨勘之法於舊為密焉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而任子之恩亦殺朝廷之綱紀由是而立名器由是而重而范富之外補亦

肇於此矣小人不顧人國而惟已之圖如此哉恐磨勘之嚴而僥倖不得以驟進因奏蔭之殺而姻戚不得以敘官于是惡其興是議者而百方以出之雖仁宗之賢亦不免焉向使磨勘任子之法由是而定則可以傳之後世而無弊宋制多因循范富二公不懼衆人之議毅然行之卒亦不得遂其志焉可歎也夫

殷浩累辭徵辟有似乎清然自其末年達桓溫書一事觀之向之所謂清者有利心焉却利以釣名與攫利同然攫利者人輙輕之而釣名者非具卓識之君子不能別而斥之也殷浩誠士林之蠹哉

漢武帝時財窮民困盜賊蜂起一二言利之臣更欲賦民三十以助邊用豈不知民之疲而范

然為之哉無亦伺上意邀恩寵耳自武帝悔悟用田千秋為富民侯由是興利之輩漸去趙過之儔一時並進以是知天下未嘗無人惟在上之嚮用與否耳然千秋之為富民侯蓋亦有說先是千秋為高廟寢郎上急變訟戾太子寃上由是重之蓋千秋覘上頗知太子無他意也其言借高祖之神而啓上悟以是時上猶好神仙

耳及帝封禪後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宜悉罷之千秋遂進罷遣方士之論則度上意之猒神仙而首變其說也由是觀之千秋豈亦出於蘇張詭遇之術歟不然輪臺悔過之後迄於昭帝在位之年一日未嘗離宰相位而所設施究無可稱則千秋之本末可知矣使千秋有王佐才得武帝英明之君迎其悔過之

機殫厥忠悃以輔主德一變至道其所施爲必有可觀者語云明君良臣相須殷而相得彰吾於武帝末年蓋惜其無良臣云

東漢黨錮之禍此天亡漢而善人君子之厄運也然予以爲時賢亦不能無過者蓋忠直之言小人之讐也小人蟠據於上而遽欲忠直之得信難矣且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諸賢相與

標榜不為括囊之無咎而為壯趾之征凶亦自速其死也夫死而有益於國家死亦何憾所可惜者死之無益而又使國家有害賢之名是諸賢之所為過甚而未審乎出處之宜也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位卑者之所言詎非忠言然在聖明固不待卑位之言而季世又孰用其言者言且足以賈罪而諸賢之矜情厲氣又從而

甚之何以免哉昔王安石之禍程伯子曰亦吾輩有以取之則知大賢處世不為太高之行凡以言語氣節相鼓者必其涵養有未至窮理有未精也歟

鍾鄧爭入蜀之功濬渾競平吳之績鍾渾不足論而鄧艾之亡王濬之編君子有譏焉李愬能於破蔡之日以讓抑自處且有以矯蔡人之頑

悍示王朝之禮秩不誠度越諸將哉
孫盛書枋頭一事豈尚計一巳之聲名榮利者
乎計聲名榮利者必不至以死生易之與太史
所以重於齊而董狐所以重於晉也其心以為
記載在一時而是非昭垂使亂臣賊子不得逃
其誅於千載之下雖其身之顛沛流離至死而
不顧乃盛於清談盛行之時而獨能不畏强禦

以成信史不足多哉
陶侃才望素隆使討蘇峻之役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緩敵王所愾以全臣節吾謂長沙之績可以與管葛比肩王導謝安非其倫矣而左右觀望心懷不平必待温嶠反覆開陳而後決在侃固所以疾庾亮也其如朝廷何哉豈其時忌運甓之志歟

古弼佐太武常稱之曰社稷臣跡其以弱馬給獵騎則重軍國而輕遊畋也不發牛車運麋鹿則勤民事而緩從禽也夫上有所好在下者惟恐奉行不適上意以獲重譴弼乃權國事之輕重非禮者雖上所命直違之而不予太武亦知其賢信任有加豈非聽言納諫惟期政理平寧之主哉

壯魏房景伯之母因郡民有列其子不孝者使其子立堂下而名其母對食命景伯供食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涕泣乞還胡氏以為崔母知教化之原吾以為景伯固一州之長也州之民不知其幾百千萬也使景伯知教化之原在於孝弟而躬親以率之學校以教之獎善以勸之罰惡以懲之興孝舉弟敬老慈幼則

州之民羣化於孝弟且無至景伯之堂而母子相陳以傷天倫者矣今州有一人焉列其子之不孝者崔母命景伯供食以愧之且至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如是者崔母又將命景伯供食歟又將二十餘日歟是舍一州之政而惟供食以示民之是務將不勝其敝且勞矣教化之原夫寧若是夫所謂原者若網之綱裘之領

苟能提綱而挈領則順者不可勝數也孝弟誠教化之原然非平日有以興其天良使民皆知孝弟之在已確然而不可移肫然而不能已亦何能移風易俗胥天下而丕變哉故就一事論崔母知教化之權就州長論景伯實未盡教化之道也

范甯數進忠言指斥姦黨素為孝武所親徒以

疾王國寶卒被譖出為外郡此可見正人難近小人易惑雖素所信任之人而一入讒說黜之無疑也使孝武不出范甯徐邈等國寶之亂未必至此極而王恭輩晉陽之甲亦無辭以興矣語曰善人天地之紀也其言豈欺我哉

牛李爭納維州司馬公以為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維州本唐地有故有之地此

舉不涉於為利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人之慕
義而來者固可以拒之不受而且使歸以甕其
命乎况僧孺非挾讐之言為猶可當時牛李之
黨已成矣僧孺徒欲以快私忿不知敗德裕之
事即所以敗國家之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而
司馬公猶以為義乎至胡氏則以為以維州歸
吐蕃失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

孺以小信妨大計夫以小信妨大計猶為僧孺曲言之綱目大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來歸維州不曰叛而曰來及贈以右衛將軍也又特書於後無有貶辭則知悉怛謀之來歸李德裕之欲受皆出於至正僧孺不過欲沮德裕而為之辭耳吾據綱目書法以斷司馬胡氏之論而牛李之是非已不辨而明也

田疇被劉虞一日之知為虞達表長安及虞討公孫瓚不克而死疇歸祭謁虞墓雖瓚之威有所弗顧後居徐無能相約束結以威信北邊翕然其人之信義才智皆非常人所及逮曹操擊烏桓欲封為侯又固拒不受吾益信疇為當時罕見之人惜乎漢政陵夷不能復振使賢能者欝於下而不伸若疇者僅一見用於劉虞而未

遂厥志抱恨以終嗚呼其亦可哀也矣

唐自肅代德順禍亂相仍而宦寺之用事日甚一日中使不已至於監軍監軍不已至於典禁典禁不已至於佐命於是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威權出人主之右原其始由天子之寵信太甚考其終天子欲求其一笑而不得是豈非勢之日流日下而禍已釀成雖有智者亦僅付之

太息流涕而莫可如何然劉蕡不顧已之死生存亡而忠言讜論亹亹數千言使正士覽之而氣壯智者鑒之而遠害雖一時無救於禍敗而千載共仰其忠誠豈不偉哉

唐室藩鎮之禍至德宗之世極矣當是時人各懷不臣之心天子威令不能下行即擁兵觀望未忍逆命者亦不多得况其志雪朝廷之恥而

恭順恪謹相率以勤王事者豈非天下所公與
哉李抱真以數騎詣王武俊營開誠布公勸以
忠義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雖抱真逼於田悅未
必無自全之策而於朱滔田悅諸鎮逆命之秋
獨能以誠悟武俊相率勤王此綱目所以褒美
特筆書之亦春秋之旨歟且夫師克在和武俊
之軍於南宮也兩軍尚相疑貳使抱真微有顧

望之志則事不諧矣抱真告其司馬則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耻亦惟子是置已之死生安危於度外而惟以國家之事為重者也卒得武俊之和而朱滔不久敗亡天下於是稍定非抱真之功其誰之功哉乃逆命者未聞有所誅斥而效順者未聞有所褒嘉馴致賞亦有

所不受誅亦有所不懼國不可以為國矣吾故以是嘆德宗之闇也

唐之季世民困極矣有張全義者獨能以愛民為先籌其衣食時人為之語曰張公不喜聲伎惟喜佳麥良繭豈非知政本者乎全義雖不如古之名臣亦可謂是時之良臣使僖宗置之相位授以重任彼既能規畫於河南豈不能措置

於朝宁所以挽頹波而拯溺俗必更有可觀者
而終於是巳焉君子以是重為唐惜之
王建起草賊終能得蜀保有一邦其聽軍士王
先成條列七事遂以取彭州非有經遠之慮取
才之量不能也然建既用其言而不録其人是
能取賢而不能任賢也苻堅得一王猛委任之
專遂有天下之半先成所白七事實當時之要

務與捫蝨而談者何異若能推廣其意而善行之天下不足平也而建不能宜乎所保有者止一蜀地而已

薛聰仕北魏為侍御史每遷必讓讓必固魏主褒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蓋自伏軾結靷之士以順為正不知禮義廉耻之可尊而惟以博金紫取祿位為事夫然故在上

者盖不知士之可貴而謂爵禄在上之所司可以奔走牢籠天下天下士惟吾命之是從而上日尊士日賤非上之驕亦下之自賤使之也聰能修天爵而不要人爵可貴在己而不在人於是魏主亦以非人爵所能榮稱之使君不敢目士為惟吾所奔走牢籠者薛聰也自成其貴而并有以成君之美視三代以下驕諂之俗顧不

偉歟序　偉歟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夷
考千古國家之興未始不因得賢者而其衰未
始不由用鄙夫代宗廣德元年河北諸州已降
有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僊者叩懷恩
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等

以為黨援朝廷亦猒兵遂以為節度使河北三鎮之橫自此始是後治兵完城自署將吏貢賦不通婚姻相援父死子嗣兄終弟及朝廷有弗從則三鎮連橫以拒命流至於李茂貞韓建朱全忠之亂而唐遂以亡嗚呼懷恩之恐賊平寵衰亦細事耳由此一念代宗不悟因循苟且授人太阿其後未嘗無憲宗之剛斷武宗之英明

而卒莫之救懷恩鄙夫固不足論獨恨代宗用
患得患失之人而弗知自貽其禍其後懷恩亦
終至於叛使當時用郭子儀李光弼為將則消
患於未然定亂於未萌又安有藩鎮逆命之事
乎然是時郭李之不得董兵由魚朝恩程元振
居中用事實阻撓之是以知人君欲去外之鄙
夫必先去其內之鄙夫欲去內之鄙夫又當先

去其心之鄙暗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未有失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未有亂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故人君治天下有道曰先正其心

天下之事有敗於怠忽而成於乾惕者亦有得於雍容而失於拘謹者葢雍容可也怠忽不可也乾惕可也拘謹不可也唐李德裕之相武宗

史稱其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豈非雍容有度而不過為拘謹者哉夫人之處事亦限於才力之大小譬射之能中百步者百步以外不能保其必中元和以後之相竭蹶從事不暇休沐或繼火乃罷然所理者何亂所服者何鎮是拘謹之無成而才力之不足有為也德裕遇武宗君臣相資卓然有撥亂之志而兼有禁暴之才

故其時内侍斂迹藩鎮屛息至其休沐如令在德裕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葢德裕之才力比他相為有餘耳

玉之在璞追師知之珠之在蜯鮫人知之惟人之品術極始終之殊致雖古帝猶難知之然知人之道亦驗之於理而已矣唐王楊盧駱一時稱為能文裴行儉以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

露非能享爵禄者楊子稍沉静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其後皆如其言行儉之所以知四子者亦豈外夫揆之以理哉當其時四子之所以行已與夫行儉之所以觀人必不僅如史之所紀學者不以理揆之必以行儉之知人為神奇不測如是則聖人何必以為難哉夫神奇不測非難而平易合道之難其能以理論人者必其

自足於理者也
唐綱不振教息風頽專務姑息藩鎮強横浸滛
至於五代割據兼并犯令陵政伺弱乘危以成
逆志登受禪之臺竊黼扆之座者皆藩鎮也以
故朱温秉旄宣武當群雄觀望之時首發大難
逞其兇頑椒殿血流唐祚移矣既而亞子興晉
陽之甲弘繼事之志屬均王膏粱之子才能不

過中人又朱氏稔惡之後梁之宗社一旦歸唐宜矣莊宗銳始怠終從珂移鎮召禍敬塘一入唐遂以亡背約取危晉亦頓滅智遠之得國頗正而承祐無遠大之志奮誅戮之威使郭威得以藉口一舉而漢祚復移於周蓋五十餘年之間凡五易國而其間以別姓入繼者又可指數也五代之亂可謂至極至宋而天下始定於一

豈勢力所及哉有道故也推其致亂之由皆藩鎮跋扈尾大不掉太祖以杯酒片言解數百年不可解之錮習而天下之治平亦不盡係乎此功德不足以及兆民區區智取術馭豈能久遠乎故運世必有其本也

王安石免役之令不為無補既無追呼刑責之苦且鮮輓輸力作之勞而按戶科配所費實鮮

當時士大夫頗以口角爭之且爭而不能窮其詞如文彥博云惟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是豈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彥博之說似本於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意不知此正所以與百姓治天下也即當時免役豈能無弊弊在務多斂而取贏也又在今雖免役而異日助役如故仍復受役也彥博不知議及此

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張以失人心至以為與士大夫共治非與百姓共治尤理不足以伸其詞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論而適合其意者也豈足以移安石之志哉

古人云天下治亂關宰相人主得失係經筵張居正輔政當顯宗冲齡屢進講經史外則總攬朝政明智善斷於時治雖未純亦可謂之小康

君雖未哲亦可謂之守道蓋居正以一人而兼宰相經筵之任皆有成效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獨其剛愎自用嫉人長護巳短懼大權他屬高拱以元老而被斥馮保以奸宦而交通至於廢制守喪心冀留任何不顧義理至此極也雖然顯宗有居正而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太僕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及居正沒而內則奢侈外則

盜賊民不聊生葢居正心不端而才有餘公不足而智有餘方之房魏韓范非其等夷方之李林甫蔡京大相逕庭大約張説呂夷簡之儔而乘時建立過之謂之忠臣不可謂之奸臣不可吾將謂之才臣焉乃身沒未幾家產籍沒子嗣遠竄雖禍自已名顯宗亦刻薄寡恩哉

徐有功當武氏肆毒於上酷吏恣虐於下守宛

善道為人所難為其度量過人遠矣卒之保護善類紀綱不至大壞人心不至大散狄仁傑又培植之而張柬之遂因以復唐祚人但知有功為周行寬政而不知有功為唐之苦心也唐人潘好禮著論以為勝於張釋之特為其持刑一節耳至有功之心事尚未深切言之歟

三代以下稱賢君者漢有文帝唐有太宗皆恭

儉惠愛政無繁苛民用以寧然文帝之德雖優於太宗而時少名臣有賈誼而不能盡其用唐之房杜王魏同心一德相贊一庭貞觀之治尤稱盛焉至四年豐穰極矣豈無致之之故哉夷考其時上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封德彝勸帝以刑罰繩天下魏徵勸行仁義上卒從徵言偃武修文與民休息至於四年天下遂大稔流散者

歸鄉里斗米三錢夜戶不閉上歸功於魏徵而曰惜乎不使封德彝見之夫人君莫不說順巳之人而惡逆耳之言太宗獨從魏徵而遠封德彝其修巳固巳審矣旣臻其盛不忌規諫之人二喜一懼之論尤致意焉此其所以保安常治而不危也歟

千古之學無二端也內不欺巳外不欺人者謂

之學內負於已外負於人者則不得復謂之學然已不負人強恕者猶能勉焉至寧人負已則非知命不惑者不能唐德宗時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賑德宗謂淮西貢賦既缺不必遣賑而贄以秦穆救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為言德宗乃悟胡氏寅以忠恕知命許之當矣而又謂敬輿之學為誠洙泗之徒夫世有洙泗之學而可

以偽為者哉寅蓋有慨於周衰道廢權謀名法清淨之術凡自外於洙泗之學者皆能立功效於一時而後之學者多浮慕焉故以贄為之準的也夫德宗之世群小用事正人不容德宗復以猜忌御下欲人臣之各盡其情難矣獨贄以忠誠明辨開悟人主而所言亦間被施行是其為學實無愧於天無怍於人而非曲學取媚之

可比人臣致身其尚以贊為法哉

唐憲宗之始即位也稱名相者四人杜黃裳裴垍李絳裴度是也黃裳遇君於初而挹才以沒志未大施裴度克平淮蔡卓乎尚矣獨裴垍李絳出處略同然絳以讒罷垍以病終明哲保身絳猶遜於垍乎夷考唐史所載垍之言曰垍不敢以私害公又稱其獨賞諫官之能言時事者

則埴之所以保身實出於君子之明哲而非委曲從時偷容取媚者所可比夫不敢以私害公不過人臣自善之一端而賞諫官之言事則是以言事君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得古大臣之遺則矣

諸葛孔明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約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無我忠故無私無我

無私然後志氣清明而經綸中理故其言曰我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所謂止水無心而平量明鏡無心而照形以物為心而不逐於物者也尤不可及者孔明之器識規模三代以下未見其倫比而況區區一隅之人士乎乃數戒群吏勤攻其過失其虛以受人而不敢自是如此此其所以肩隨於伊呂也歟

唐姚崇宋璟為相有高仲舒者博通典籍有齊
澣者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且曰
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姚宋能知二人
之賢亦已難矣又況能知二人之各有所長推
斯道也雖虞廷官人工虞水火各當其材者亦
不過因是以馴致耳
人臣外而忘家內而忘身并忘己之勳猷節概

然後能遇非常之事而處之一如其常苟不能忘其勳猷節槩則猶視君與巳為二人而有所牽制何則信道猶未篤自知猶未明也韓魏公之為臣實能忘身忘家并忘其勳猷節概者也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且並不見巳之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若魏公者亦可謂信道篤而自知明矣信道篤而自知明則雖無魏

公之時位亦可以信其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如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也而其氣象
規模又穆乎其深遠矣

日知薈説卷四

孔子大學一書用傳古聖王明德新民之
道其所從入以致知為始事而誠意次之
葢未有意不誠而能修齊治平一以貫之
者也未有知之不極其至而意能誠者也
見於經傳者至湯武君臣始相與言學高
宗成王尤勉勉焉湯武上聖而孟子以為
反之葢聖學之難純如此然非謂性之者

遂無所為學也觀堯舜禹相傳所以審辨
於危微之介者非致知之學乎所以致精
致一以守其中者非誠意之學乎臣鄂爾
泰獲侍
皇上講誦於今五年矣曩者嘗承
命序樂善堂文鈔其義藴之深閎風格之高古
有目者共識而臣竊觀我

皇上鎔經液史所以究興衰治亂之根源察邪
正是非之幽渺者皆不襲前賢之緒論而
必求自得於心又時就所言反求諸身私
慶
聖心實能以致知誠意之學體驗於
當躬而重為四海生民幸也
御極以來動應民志實政實心愾乎天下用能

以數月之中俾老幼賢愚皆忻忻然自得
於遐荒萬里之外近者
幾務餘暇復自擇論辨之文前集所未載者
為日知薈說
命臣等各綴跋語而
御製序文謂錄此以驗諸行事伏念我
皇上今茲治教之日興乃曩者典學致知之明

效也而猶不忘素學時以自體察又設誠
於內而致行之之大驗也夫湯武以堯舜
為必可學故能為湯武高宗成王以湯武
為必可學故能為高宗成王以
聖性之高明
聖學之淵粹而加以
聖心之誠一三代聖王之治將復見於今矣臣

少備宿衛未暇殫心載籍謹就所夙聞於
經書者達其愚悃言之不文而以承
寵命為愧而已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學士臣鄂爾泰
敬跋

在昔三代聖王之治皆由學而成凡散見
於詩書者其根源可尋繹而見也漢唐以
後英明仁厚之君非無性資之高求治之
切者而終無以躋於三代之隆葢由學焉
而未探其根源故所以濬其知者不能深
而致於行者不能篤耳我
皇上徇齊敦敏夙承

世宗憲皇帝之教自問寢視膳而外耳目心志一
用之於學而他無間焉故於五經四子之
書早洞見其根源而參考漢唐宋元諸儒
之義疏以折衷於至當循是以觀諸史其
治亂安危之幾無微不察也循是以慎取
百家之言其出入離合淺深之數無隱不
燭也循是以懸衡人物推極事理皆灼知

獨見而無匿情用是發為文章言高而旨
遠理達而氣昌得心應手俄頃立就而迴
出於前賢思議之表臣廷玉奉
先帝恩命簡侍講讀十有餘年實親見焉曩者彙
集衆體為樂善堂文鈔既承
命而為之序近復別擇論辯之文二百六十條
為日知薈說仍

命臣跋之伏見
皇上繼序以來凡見諸政教者一準於天理而
應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是以數月之中
近自邦畿達於山陬海隅莫不忻忻然若
時雨之沃其心春陽之被其體葢我
皇上好古敏求日有孜孜以致其知者既深且
固故今之宵衣旰食以行所知者篤實充

周時措咸宜由是以往法天行健恒久不
已則德化所成直比隆於三代豈惟遠過
漢唐而已哉臣廷玉讀是編而為天下臣
民慶者彌厚且遠焉徵特依
日月之光挂名簡末而與有榮施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學士臣張廷玉
恭跋

臣聞法天之學與時偕行而惟日不足自
古聖帝明王兢兢業業無敢怠荒胥此志
也我
皇上以睿聖之姿夙禀
世宗憲皇帝庭訓沖齡懋學於經史子集靡不綜
貫用是發為文章深醇和懿玉振而金聲
御製樂善堂文鈔臣既承

命而敬為之序矣
御極以来本所學以出治仁育義正粹然純王
之道而
萬幾之暇不輟編摩復取曩所論述釐為日知
薈說四卷仍
命臣跋其後臣惟在昔夏先后思日孜孜亦越
成湯日新又新逮周成王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皆以剛健篤實日新其德而
茲編命名獨有取於子夏之說者盖
皇上之學基之以望道未見之心勵之以自強
不息之力要之以純亦不已之誠故雖
聖學高深已非游夏所能贊而
聖性冲挹惟見義理之無窮則我
皇上之心法治法與先聖同揆者即於是乎在

豈但文章之盛度越百王已哉臣戴稽傳
記惟日周天惟聖憲天故陽暉所照萬里
同晷者清明在躬萬物皆睹之象也歲度
躔次與天相及者體乾行健乘時御天之
象也其在天保之章曰如日之升蓋人臣
望君德業之昭著福祿之緜長皆取義焉
臣以遲暮之年幸厠見知之列材識駑下

無能發明

聖學於萬一敬述其管蠡窺測所及以竊附於

天保詩人之志焉

乾隆元年秋七月大學士臣朱軾謹跋

我
皇上聰明天亶睿哲性成稽古典學孳孳不怠
凡天人之奧蘊聖賢之述作無不極其源
流旨趣
宸章炳煥動合典謨茲萃輯歷年論譔區為四
卷名曰日知薈說
御製序文弁首宣示近臣臣敏得以與觀乃拜

手稽首颺言曰道術之與治術合而不分者也自唐虞以精一執中肇開道統其時在廷諸臣亮工熙績稱極盛焉禹湯文武由之以為治洙泗鄒嶧闡之以為教詩書所載可考而知也漢唐以後非無英君誼辟刻意治平然無格致誠正之學裕諸平日故雖有措注設施非偏而不舉則駁而

不純道術治術岐而為二尚論者每致惜
焉我
皇上懋德日新緝熙時敏實有以見政事之綱
紀心性之淵微經史之要眇紬繹發明洞
中窾會故筆諸簡册即可播諸施行
臨御以来仁政仁聞光昭遠邇過化存神之盛
良由極深研幾藴於素者厚也臣侍從有

年學術荒陋無能贊助萬一仰
聖製之高深惟有恭敬奉持深思熟復庶幾稍
窺一二不至老而無聞臣不勝深幸且為
天下蒼生幸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
林院掌院學士臣福敏恭跋

臣聞帝王之學必求端於天天以剛健中
正運行不息而成歲功帝王法之精一執
中懋昭厥德如禹之思日孜孜湯之聖敬
日躋周成之日就月將悉皆遙接心源恢
張治道而先天後天與時偕行以馴致久
道化成之盛我
皇上纘承大統建極綏猷於用人行政阜民敦

俗之方犁然各當葢由夙遵

世宗憲皇帝庭訓遜敏敬修熟復六經四子之書旁及儒先之緒言諸史之義法靡不深探力索洞其根源故舉平日所蘊蓄見諸治教體立用行與在昔聖帝明王若合符契

臣自辛亥歲侍直

內廷敬讀

樂善堂文鈔廣大精微隱括道統嗣後詩賦古
文日加裒積臣基親見
皇上引筆洋洋千言立就而論說尤多自身心
性命國政民生以暨衡論古人一經研剖
精義卓立星辰麗而江河行茲以
萬幾餘暇親揀擇若干條定為日知薈說夫日
君象也易曰日進无疆詩曰如日之升

皇上徇齊典學緝熙光明精神貫注於億萬斯
年而朝乾夕惕法天行健迪知而允蹈焉
心源治道一以貫之凡是書所載包含萬
有囊括古今洵典謨之矩矱官禮之菁華
也臣就日近光早得霑沐
聖訓景星慶雲先覩爲快今復
賜讀成書承

旨附名卷末益欽
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而臣材質譾陋仰荷陶成
於敷言錫極之中誠屬遭逢之厚幸云
乾隆元年秋七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掌院學士臣邵基恭跋

臣謹稽在昔中天之世聿垂典謨之文其間執中一語舉心法治法一以貫之誠聖學之樞極王道之綱維也凡典謨中所紀欽天授時知人安民亮工熙績諸務何一不從執中流出者乎臣恭誦我

皇上御製日知薈說一編尋繹反覆始獲稍窺端緒首言政事則自體元長人探治本以

及治具於任賢儲材教養兵刑之屬一一提其領要而歸於謹德禮導和敬以化成天下為之在優游而循其序持之在兢業而要諸久至哉言乎蔑有加矣繼論心性溯自於穆流行絪縕化醇之始暨人生而靜感物而動之餘五行稟為五事五性達於五倫善復其初者在明善而固執主敬

以存誠天人一理體用一原洵文簡而義
該言近而指遠也至於闡發經學尤為剖
晰精微開示明切獨得聖賢之心而不泥
其辭善會古人之意而不襲其迹期於體
之身心純粹而不雜措之治理溥徧而宜
民披撥浮華以見本根陶鑄百家以歸大
雅從茲一道德而同風俗悉於經術之昌

明决之矣若夫上下千餘年間美任賢從諫懲用佞剥民褒正直忠厚斥僉邪險僻崇敦本務實之圖破迂庸膚末之見悼仁賢之不究厥用惜明良之難以適逢望古慨然及身思見殆情激而懐長何識高而度遠布之邦國天下有不奉為千秋之寶鑑振古之鴻篇者乎抑臣由

皇言而仰窺
皇心蓋於執中之指不啻神相授而相稽矣外
而發之政事內而蘊之性情精而剖經義
之異同大而鑒人倫之得失莫非本一中
為體驗而灼見源流操一中為權衡而不
爽豪髮者良由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懋學以至德而凝至道正

值我

國家重熙累洽之期行見海隅日出盡躋於

風動時雍有不覺太和元氣洋溢於

宸章

睿藻閒矣臣不勝欣悚輒忘其弇鄙矢口而颺

言焉

乾隆元年秋七月加禮部尚書銜管國子

監祭酒事臣楊名時恭跋

恭刊諸臣職名

承刊

一等承恩公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加二級紀錄一次臣慶　復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世襲雲騎尉加一級紀錄十六次臣那蘇圖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加一級紀錄一次臣郃　基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紀錄二十一次又軍功紀錄二次臣楊永斌

監刊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陞湖南巡撫紀錄二十三次臣張　渠

校對

江南蘇州府儒學教授 臣儲元升

江南蘇州府吳縣儒學教諭 臣盧景星